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理群

精神梦乡

——北大与学者篇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
理
群



精神梦乡

——北大与学者篇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 / 钱理群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钱理群作品精编)
ISBN 978-7-108-04865-3

I. ①精… II. ①钱… III. ①高等教育学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264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 数 406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总序：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

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朋友，要为我编选“作品系列”，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对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作一番回顾与总结。

尽管我从1962年第一个早晨写《鲁迅研究札记》，就开始了业余研究，但将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却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和严家炎先生为起端的。记得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的《鲁迅与进化论》；从那时算起，我已经笔耕三十三年了。粗略统计，出版了六十四本书，编了五十一本（套）书，写的字数有一千三四百万。写的内容也很广，我自己曾经归为十个系列，即“周氏兄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研究”、“中国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志愿者文化与地方文化研究”、“思想、文化、教育、学术随笔”、“时事、政治评论”、“学术叙录及删余文”。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这一次将一大堆著作归在一起，却意外地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

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这些关注与追求，其实都是文学观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用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历史”。

多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更是自觉地走出书斋，关注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地方文化与民间运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是具体的、琐细的，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时，我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维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研究他们，在我的笔下，这些普通的乡人、教师、青年……都被历史化、文学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说，我是“用历史与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现实”的。

现在，他们——这些留存于历史长河中的生命，这些挣扎于现实生活里的生命，都通过我的系列著作，奔涌而来。他们中间，有历史大人物，也有民间底层社会的普通人，都具有同样的地位与分量，一起构成了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一部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中国“人史”。我所有的研究，所写的上千万的文字，因此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都渗透了我自己的个体生命史。

为了能展现这样的属于我自己的研究图景，本系列作品的编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五部代表性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以展示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貌。第二部分是重新编选的文集，计有：《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燭火不息——民间思想者篇》、《大地风雷——历史事件篇》、《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

篇》、《情系教育——教师与青年篇》。这本身也形成了一个结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开始，到曾经的精神流浪汉、某当代大学博士生王翔结束，我大概写了将近一百位“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为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研究与书写背景，每一卷的开头都有“前言”，主要讲述我和本卷书写对象的关系，借此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纠结，同时召唤读者的生命投入，以形成所描述的历史、现实人物与作者、读者的新的生命共同体。——这设计本身，就相当的诱人，但却有待读者的检验。

2013年3月

前言

本卷的两个中心词：“精神圣地”与“心灵净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合时宜的梦话了。

但那确实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我在 50 年代和 80 年代两度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都亲身感受到“圣地”和“净土”的魅力，由此而形成了我的大学观与学者观——

大学应该有两个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因此，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堡垒、精神的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

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是精神的存在意义，对于自我，学术与民族、人类都有自觉的承担，并且是心灵纯净，充满生活情趣的，是为“赤子之心，星斗其文”。

这样的教育、学术与做人的境界，我们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信念和选择——

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青人，是不能没有梦的；如果没有一片可以做梦的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是可悲的。在这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正需要说梦话，并通过历史的叙述，回归精神的梦乡。

目 录

前 言……V

辑一 精神圣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走近北大》序……3

漫谈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5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22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27

“永远的北大人”的历史聚会

——《我们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序……35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1996年10月25日对北大新生的演讲……39

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66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81

80年代校园竞选运动：不能遗忘的历史

——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0

1997年北京大学的历史纪事……164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169

另一种民间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177

我的告别词

——在北大最后一次讲课……183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关于北大改革的一次发言……195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242

辑二 心灵净土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谈谈民国那些人……263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281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我心目中的林庚先生……339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创造者

——追怀吴组缃先生……345

“挣扎”的意义

——读《王瑶文集》……350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364

和当代大学生谈王瑶先生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378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

——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406

一个“人”的标尺

——从小说创作看贾植芳先生……424

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

——纪念田仲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445

读钱谷融先生……457

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481

辑一

精神圣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走近北大》序

(一)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也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北大是一个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

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

(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 1998 年 6 月 15 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

副刊《小世界》第 23 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词）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进入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就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为

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 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及其意识形态，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及其传统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战士，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又变成战士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

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这也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进入”自然还有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走进北大历史。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是体现在教授身上，并且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正像季羨林先生所说，“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名人与北大·序》）。当年梅贻琦先生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恰恰在于它所拥有的，是一大批这样的大学者，而且几乎遍布全校各系；他们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学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赖于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机，恰恰在于一些人闭眼不承认这一事实，以至还存在着“书记和教授谁重要”的争论；随着大师级的老教授的纷纷离世，现有大学体制与观念上的弊端（争论不过是这些弊端的一个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师难以出现，北大的吸引力与召唤力正在逐渐削弱，如还不肯面对现实，及时亡羊补牢，季羨林先生所说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难以